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六朝通鑑博議卷二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雷 純

謄録監生臣牟 焜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五

六朝通鑑博議　　史評類

提要

臣等謹案六朝通鑑博議十卷宋李燾撰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登紹興八年進士官至敷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贈光禄大夫謚文簡事跡具宋史本傳燾博極載籍慨然以史學自任宋代典故尤悉力研覈所撰續通鑑

長編卷帙浩繁最稱贍博精審今已别著於録此書詳載三國六朝勝負攻守之迹而繫以斷論案蕭本傳載所著述無此書之名而有南北攻守録三十卷其同異無可考見核其義例蓋亦江東十鑑之類專為南宋立言者然十鑑徒侈地形飾虛詞以厲戰氣可謂夸張無寔此則得失兼陳法戒具備主于修人事以自强視李舜臣所論較為切寔史稱

燾嘗奏孝宗以即位二十餘年志在富強而兵弱財匱與教民七年可以即戎者異又孝宗有功業不足之嘆燾復言功業見于變通人事既修天應乃至葢其納規進誨惟拳拳以立國根本為先而不侈陳恢復之計是書之作用意頗同其忠藎亦殊足尚也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六朝通鑑博議卷一

宋 李燾 撰

序論

臣燾曰博議之作臣敢言之自古帝王之一天下必先為勝天下之具君者勝負之主地勢民心兵將事機皆其具也凡欲善其事必先備其具況於制敵國一天下而可亡其具乎聖人初起妖氛未清則借險於地繫本

於民寄力於兵取謀於將決勝於機而後可以言戰雖以黃帝之神湯武之聖亡具而戰不能制敵若地險而便民悅而附兵勁而義將勇而賢機至而乘信能行此五者而以德先之則可以全天之所付而無敵於天下矣江南六朝冒矢石而戰者雖有其兵授斧鉞而出者雖有其將至於曰地曰民曰機臣未見其能兼之也吳蜀相應如左右手劉氏有蜀而孫氏不得之李氏有蜀而司馬不得之尉遲迥入蜀而梁陳不得之惟劉宋蕭

齊雖有梁益而不能合東西之勢以誅拓跋故曰不得其地三國鼎分與夫南劉而降中原之人知有二魏絕意南顧惟晉元帝以司馬子孫渡江而東遺民故老堡塢相望爭迎官軍中流擊楫又有祖逖當是時大河以南皆為晉有乃以戴若思繼之失民望矣故曰不得其民以至謝玄淝水之勝王鎮惡關中之勝陳慶之河南之勝又皆有其機而不能乘因循鹵莽嘗試為之而歸勝負之數于天其亡具甚矣臣因思江左之地自吳至

陳各據形勢為自固之術然三百年間或謀慮失當或機會失時或事宜失斷又於五者之具皆不能兼此其所以終不能混一區夏臣旁採衰類而為之說非謂專取其長蓋欲詳言其失監彼之失而求吾之所以得或庶幾焉昔西漢名士如賈誼賈山徐樂輩每論國大事皆取秦為說彼非不知遠引唐虞三代以為高則於當時之事機疎而不近曷若取其近於時機者而論之取其失者而監之則於謀謨為有補矣臣是以集其事實

起自東漢建安五年至陳祥明二年遇有所見則表而出之各為之說名曰六朝制敵得失通鑑博議合為百篇離為十卷雖其管見不足以上裨天聽而思竭芻蕘一為聖主精言之者欲成有志復古之功而盡一介愛君之念耳

總六朝形勢論

臣燾曰自吳主孫權卜宅江南以至東晉宋齊梁陳皆祖相仍襲以為國都其間邊防之要害可得而論吳之

備魏東晉之備五胡宋齊梁之備元魏陳之備高齊周隋力不足者守江進圖中原者守淮得中原而防北寇者守河摭而言之莫不有說吳有强敵無上岸之情陳之國勢已弱不能進取故其所守止於江自晉迄梁惟宋武帝守河其餘皆保淮為固或守淮西或守淮北或守淮南若夫江之所守吳紀陟所謂西陵至江都凡五千七百餘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東晉以後謂荊江揚為三流是也至於守淮則淮西之鎮莫大於壽

淮北之鎮莫大於彭城淮南之鎮莫大於壽春而沿河之地曰洛陽曰虎牢曰滑臺曰碻磝亦又分為四鎮大抵守河而不能則守淮西淮北守淮西淮北而不能則守淮南畫守長江則不足道東晉祖逖既死之後諸將守淮至宋武帝東平廣固西定關中始於河南列兵置守其後滎陽嗣位元魏渡河侵四鎮之地一時陷沒文帝頻年用師暫得而旋失之則其所守徒在於淮西淮北也迨明帝時薛安都以彭城叛常珍奇以垂瓠叛淮

之西北遂為元魏所取則其所守又徙在於淮南也齊永元之際裴叔業又以壽春叛淮南之地復為元魏所取梁武帝既復淮南歷侯景之亂其地没於高齊陵夷至於陳但以長江為境故陳氏無藩籬之固在六朝最為至弱無足怪者雖為六朝之君所守如此至於乘間攻取則亦不憚用兵吳之與陳雖皆守江吳圍合淝陳攻壽春所爭常在於淮甸東晉以還雖皆守淮晉討慕容暐梁宋元顥所爭亦在於河南然考其兵之所出不

過二道一自建康濟江或指梁宋或向青齊一自荆襄
踰沔或掠秦雍或徇許洛東晉之祖逖庾亮褚裒殷浩
桓溫謝玄宋之武帝檀道濟劉彦之蕭斌思話梁之韋
叡裴邃曹景宗陳慶之之徒北伐之師不由於此則由
於彼中原有釁則進兵寇盜方强則入守史策所載皆
可知矣況夫江南地險其固可恃曹公破荆州之威水
步八十萬猶喪師於赤壁其險固何如哉若夫東晉宋
齊梁陳之君雖居江南中國也五胡元魏雖處神州夷

狄也其事又與孫曹不同故五胡之盛無如苻堅其臣之賢則有王猛元魏之强無如佛狸其臣之賢則有崔浩王猛丁寧垂死之言以江南正朔相承勸苻堅不宜圖晉崔指南方為衣冠所在歷事兩朝常不願南伐苻堅違王猛之戒故有淝水之奔佛狸忽崔浩之謀故有盱眙之辱雖江南之險兵不可攻而天意佑華亦不可以厚誣其實况以神聖文武之德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合蜀吳之全力以恢復中原為不難矣

吳論

臣燾曰必有合天下之勢然後可以一天下三國鼎立曹氏據魏地廣兵强奄天下之半孫權以一隅之半則其勢力必不加於魏而君臣相謀連荆益之險合東西之勢以抗北方最策之得也嘗觀孫權之初滿寵在合淝而淮未屬吳先主武侯奄蜀漢而益未屬吳不得淮則無以拒北寇之入不得荆則無以固上流之勢不得益則無以為西土之援天下大勢分合不一則其力不

全拒敵且不足安能以兼人哉故孫權擐甲冑冒矢石轉鬬合淝以為滿寵爭上流之地陸遜呂蒙相與贊其決以躡取荆州全據長江而命諸葛瑾等尋盟於蜀兩國之使冠蓋相望不絕於道凡其所以百戰經營與夫區區外交者皆求於合東西之勢進圖北方耳蓋江南之所長而北人之所忌者皆在於此以諸葛亮之雄出而為天下興復漢室亦以跨有荆益結好孫氏天下有

猗角然後中原之地風撤席卷後無餘留其後吴蜀之好睽而諸葛表論其事深以為恨則當時識者亦知天下大勢不可不合也曹操平生挾姦雄之資恃富强之利用兵制敵自謂無前而吴以荆州借先主操一聞之落筆於地蓋東西合吴蜀交魏之所甚不利也不然操矯情飾偽如此非大利害迫之何遽爾耶則北人之所忌者於此而可見以吴之所長攻魏之所忌則南北之勝負不待戰而決臣謹按魏之攻吴凡三大戰戰而輙

敗者何哉南人之勢或合於荆或合於蜀用東西全力則可以制敵而取勝方曹操舉數十萬之衆順江東下劉豫州收合餘燼兼舉江夏水陸俱進而周瑜因之破曹公於赤壁以曹公之雄奉頭鼠竄以歸于魏而不敢與之角則是吳合於荆而一勝之也先主既破夏侯淵曹公西援漢中而荆州兵威震於華夏曹公議徙許以避其鋭而不知為之計則是荆合於蜀而再勝之也諸葛亮祁山之役三郡響應關中震動明帝西鎮長安而

陸遜因之走曹休於石亭賈逵力爭疾救僅得曹休之歸則是吳蜀合三勝之也使吳蜀之地約從締交首尾相應如此三戰而摩之以歲月操雖强亦未必不為吳蜀所吞惜乎合漇為敵有而不敢取西蜀藉外交而不能固是以止於自守而不圖進取之功孫權坐此有志而無成嗚呼吳蜀合則進圖中原而有餘吳蜀分則自守其地而不足天下形勢較然甚明後之有天下者版圖所有既得吳蜀之全不必力戰以爭連衡以取而形

勢之地盡為我有則非復昔日三國之吳矣若能以此進圖北方混一區宇為孫權之所不能為者豈不偉哉

故臣因吳之艱難孫權之經營而備論東西之形勢云

孫權初起董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小大用命張昭秉衆用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

漢獻帝建安五年冬十月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撫之操即表權

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太夫人以權年少委張紘與張昭共輔之太夫人問揚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不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乗基小大用命張昭秉衆用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

臣燾曰自古英雄據天下之勢則必并天下之謀以議其攻守處形便控險阻此為攻守之圖也攻守之事非

勇不能決非智不能全此二者皆人謀也而足以增山川之重示形勢之制則爭天下者必借險於地取謀於人而後能大有所成就矣吳越之地長江大淮險阨四顧孫權君臣相與畫江而守之抗二大敵未嘗困折人皆謂地形之便而不知人謀之巧也魏文臨江喟然發有人之嘆而六師遽旋噫是豈特孫權之力亦股肱爪牙相與合謀內守外禦而敵人莫敢抗耳蓋自周瑜為之破曹公陸遜為之抗巴蜀以激江南之氣而攻取方

力築濡須之塢設武昌之城以全江南之備而守樂方固諸葛瑾尋盟張溫報聘以通江南之援而和好方講噫用江南一方之地或攻以兼敵或守以拒寇或和以息民皆有人出為之謀故無一不如其志嗟乎舉賢任能保守江東孫權至是不負討逆之託矣至其末孫有一陸抗而羊祜王濬睥睨不敢進一日抗薧死揚越之阻長江之固自若也而晉兵長驅如涉無人因知爭天下之衖地勢雖強以人為重故臣因董襲之言先尚論

其人而徐議攻守和好之得失於後

命周瑜破曹操於赤壁

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南擊劉表會表卒子琮為嗣九月操至新野琮降操進軍江陵曹操遺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響震失色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見權曰瑜得精兵五萬自足以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

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將兵與昭烈并力逐操與操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操軍不利瑜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載燥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

餘同時發火火烈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
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
瑜等率輕鋭雷鼓大進北軍大壞

臣燾曰取天下必先定攻守之計而時有以制其變攻
則示敵以不足而使之莫能測守則示敵以有餘而使
之莫能加自古英雄欲有事於天下而未得志者必先
守以待時守之之術必有以逆折其鋒使勝氣在我懼
心在敵則有所畏而不敢加彼有不敢加之心吾有不

可犯之勢則守必固矣孫權於吳用守計也而赤壁之役則出於攻議者謂孫權攻守本無定計而不知赤壁之攻所以佐其守也曹操在魏地大兵衆二袁董呂皆爲撲滅乘勝劃然欲徑渡長江氣吞吳會意其必來南也一大治之則終身創矣若不力拒而逆折之使得氣去彼勇我懼歲來相持則吳之勢力必不支矣故周瑜魯肅贊孫權之決力拒曹公於赤壁使之終身有所懲艾雖屢至盱眙恫疑虛喝而不敢進非其懲前日之敗

故耶至於魏文慨然渡江一謀來伐則羣臣並起而爭之辛毗止廣陵之役鮑勛止淮上之役蔣濟止沓渚之役亦以有餘待呉而不敢蹈前日覆轍耳故終魏文之世無大戰爭赤壁之功不止却曹公於一時而可以拒魏師於再世豈不偉哉

借荆州以拒曹𢡟

建安十四年十二月權以魯肅為奮武校尉肅勸權以荆州借昭烈共拒曹操權從之

臣燾曰濟大事不可無權拒大敵不可無黨權以集黨則國可保而天下可圖漢以齊地假韓信吳以荆州借昭烈二者皆天下之大權也當楚漢間非韓信不可敵羽而三國時非昭烈莫能當操者魯肅嘗說昭烈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而收功於赤壁矣今日於荆不可用權植黨以守之耶向使齊地不在韓信則必為楚所有荆州不在昭烈則必為魏所爭與其在楚魏以資敵孰若分之豪傑以植黨哉又況雲夢偽遊則地終

入於漢益陽交語則荆州卒分於吳則曩時所以假韓借劉者不過權以濟事耳區區周瑜知割土地以業英雄之為失而不知借土地以役英雄之為得也良平躡足於漢魯肅建議於吳信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也

曹操徙濱江州縣近内以避吳兵

建安十八年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畧下令内移民轉相驚自盧江九江蘄春廣陵户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淝以南惟有皖城

臣燾曰用兵之法使人備已則權在我使已備人則權在敵在我而後可以進戰退守戰國時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共抗一秦秦人開關延敵諸侯之師逡巡遁逃爭割地以奉秦而秦人欲戰不已是秦嘗執諸侯之權故能散其從約而并吞之秦人以此而攻孫權以此而守江東一方抗魏拒蜀內外禦之不暇而又歲歲出師拔皖口襲蘄春而數圍合淝豈其守禦誠有餘力耶蓋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使魏之疆場鰓鰓焉畏

而備矣則吳之權重故曹公慮其見掠而徙江西之衆滿寵畏其來伐而遷合淝之城以曹公之雄滿寵之畧尚畏而避之則其所守豈憂不固苟不先之則魏必知吾所欲者在守所憚者在戰歳出重兵臨江而扼之則吳之力困於備魏而不得休息矣安能致曹公滿寵之畏哉後之有國者當使人備己而後可以希孫權之守云

周瑜請并吞梁益據襄陽以圖北方

建安十四年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奮威者孫堅弟子奮威將軍丹陽太守瑜也周瑜還江陵為行裝道病卒於巴丘

臣燾曰天下之大勢全據之則强三國時天下之大勢在襄陽吳蜀之要害而魏之所以必爭也蜀為天下足

重關劒閣險阨四蔽而不可以圖遠吳為天下首山川阻深士卒剽悍而不能亡西顧之憂襄陽者天下之脊也東援吳西控蜀連東西之勢以全天下形勝使魏來伐擊吳則蜀掣於西擊蜀則吳牽於東而襄陽通吳蜀之援以分北方之勢擊襄陽則吳蜀並起而救之使魏可攻則吳軍歴江淮蜀軍撼秦隴而襄陽之衆直指中原則許洛動揺而天下可定是瑜之謀不特為今日固守之地而亦異時混一之資也不幸瑜没孫權不能推

漢文思賈誼之心施行其策而用吕蒙繼之梁益陷於蜀襄陽歸於魏而吳自全於一隅至破蜀師於猇亭而命諸葛瑾向襄陽則天下之勢已分而不全嗚呼吳蜀襄陽全據於一則江南可量哉

徙治建業

十七年九月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昭烈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

臣燾曰自古都邑本無定勢爭形勢之便而據其衝為根本之圖則居其要英雄之圖天下未必用權而爭其便終必定計以固其本以江南論之武昌居兵之衝建業為地之要孫權力爭荆州上流之形勢猶未定也據江夏臨魏蜀塞西北之衝圖全楚之利故都武昌以爭荆州不過權時之宜爾至用吕蒙襲荆州無復上流之慮於是時而不都秣陵以據會要非王業也秣陵之地因山為壘緣江為境山川形勝氣象雄偉以秦皇之

强處秦雍據崤函而猶眷顧秣陵昭烈之雄徘徊其地以為都邑之勝處則其形勢可見孫權從張紘之請定建康之都內以固江外以援淮而江南之根本不可拔矣自孫權始基東晉以後仍而不改以重兵戍石頭以宗室鎮京邑而建業嘗為江南都邑之地是孫權根本之固不止利一時而規模之遠又可為五世法噫孫權之法可通於五世而不能貽末孫之謀遽從步闡徙都武昌自以為從先王居也而不知武昌者孫權以爭形

勝非以為子孫無窮之基蓋以揚越之民泝流而給餉則不便於兵以人主之重近敵而建都則不便於國而危隘不足以容萬乘堵堨不足以贍一師而遽爾移都故南人有言曰寧還建康不止武昌夫地形不便人心不與而欲為王者之都可乎若委建業居武昌是以秦皇蜀主之智不如一步闡也以孫權經營數世之業而委之諸葛靚疎矣陸抗丁寧還都建業最策之得也不幸抗没無與攻守悲夫

作濡須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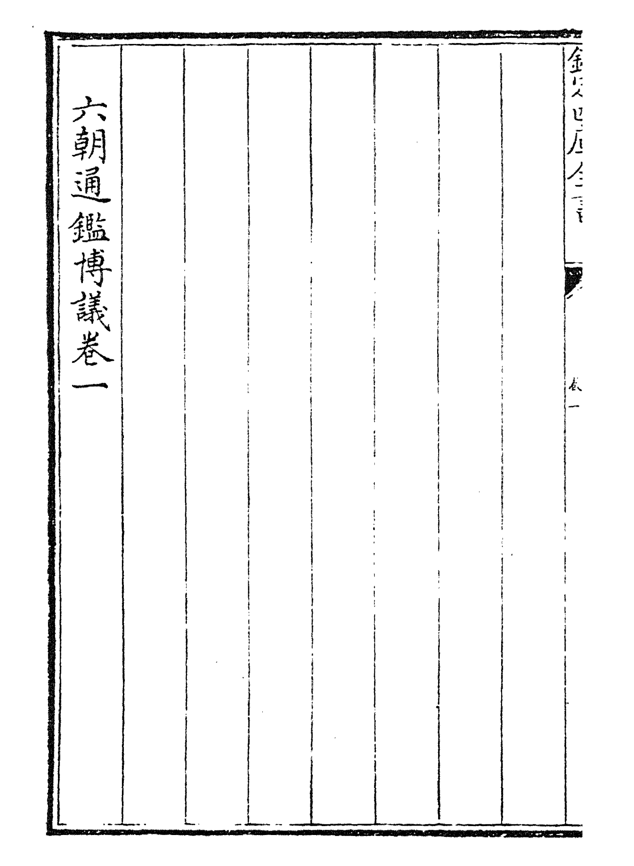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説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

臣燾曰有必守之地有必爭之地守者在我爭者在敵勢若不同而皆有根本之地以為戰守之資而後進退有所仰高祖之所守者關中也而身在滎陽成臯間不

與楚角以限制項羽使不得西侵光武之所徇者燕趙也而命寇恂守河南馮異軍河上以防遏它兵令不得北侵項羽不西侵而後關中可守它兵不北渡而後燕趙可取雖取守不同皆外據根本之地而徐為之計於內此高光取天下之術也孫權在吳命陸遜等鎮武昌建業而身禦魏兵於濡須塢使不得進而我得以乘隙投間圍合淝襲壽春武昌建業必守之地也壽春合淝必爭之地也濡須塢者根本之地也中據濡須以為根

本而後在我者可守在敵者可爭此高光之術而孫權

使充其志天下可定矣



六朝通鑑博議卷一

六朝通鑑博議卷二

宋　李燾　撰

命陸遜討平山越強者為兵羸者補户得精卒數萬人

建安二十二年冬十月定威校尉吳郡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臨難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定難以圖遠可大部伍

取其精銳權從之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强者為兵羸者補户得精卒數萬人宿惡蕩除所過肅清

臣壽曰地廣而後國富人衆而後兵强據形勢之便而無富强之利則必先有以廣之而後可以謀進取地小民貧則從事於易以自廣國富兵强則逞志於遠以求成秦惠王捨韓伐蜀兼其地收其財國勢强而後輕戰

國諸葛亮置吳魏征南夷賦其金帛取其甲兵軍資富
而後勸蜀主大舉夫秦蜀之利猶須自廣而後能有爲
則江南數郡之地不强於秦不後於蜀而揚越山寇依
阻深地亦吳之巴蜀南夷也陸遜削平蕩滌取精銳以
益兵民兵衆民富然後圖遠則遜之用吳與秦蜀等竟
其所爲可以兼并天下何止保固江東而已乎
初魯肅常勸孫權輯睦荆州共禦曹操吕蒙以肅
言爲非是

二十四年七月魯肅常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與荆州輯睦協力同仇不可失也及吕蒙代肅屯陸口分土接境畏其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兵勢難久密言於權曰蜀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蜀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强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耶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對曰至尊今日取徐州

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荆州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昏於羽羽辱罵其使不許昏權由是怒及攻樊城吕蒙上疏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荆州必撤備兵而可襲也遂稱病篤權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召陸遜代蒙遜至陸口具啓形狀陳其可取之要時擒于禁等人馬數萬糧食乏絶擅取權湘關米權聞之遂發

兵襲荆州

臣燾曰智者謀國必雜以利害借力於黨足以傾敵而其失也亦足以自傾酈食其謀於漢欲立六國後而分項羽之力而張良不可魯肅用於吳欲輯睦荆州以多曹操之敵而呂蒙不行蓋楚漢問諸侯視强弱以為去就使楚或强六國復撓而從則漢之事去矣漢强則為黨漢弱則為敵智者謀國而反益敵於衔弱之際豈可謂功哉吳魏交爭荆州中立進則拒魏退則病吳魯肅

欲加撫輯與之同仇以蹙曹操操故可蹙也使荆州强以蹙操之術加之於吳則未知利害之所在也噫二子皆逐於利而不雜於害酈生之謀不可用於漢則魯肅之計豈得行於吳也

呂蒙勸孫權襲荆州全據長江以張形勢

見前段

臣熹曰與國不可不交以全其力要地不可不守以張形勢權其輕重則交不固於形勢地力不大於勢而自

制之與制於人利害亦相絶矣荊州地居上流吴之與國以為同處上流一心并力共治曹操若在所不爭矣不知吴之得荊重於得蜀葢吴蜀之交未必固而荊州之地北出可以攻魏西出可以撼蜀置一猛將於前而自處於肘腋之下非算也譬如巨室使它人扼其門而守之以制户内之出入則自守之不暇而況以進取乎吕蒙陸遜相與決策下南郡襲荊州全據長江張大形勢以臨魏蜀雖有十操不能害吴之守孫子曰地有所

必爭荆州者吳蜀必爭之地是役也吕蒙陸遜為暗合孫吳矣

受魏封爵

二十四年七月魏王操表孫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荆州牧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

殿下宜正大位復何辭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臣燾曰敵强必有以折其氣敵弱必有以驕其志强弱在敵而所以制勝在我孫權破曹公百萬之衆於赤壁非無英決之氣也而稱臣於文帝乞於交州恐懼震懾若不獲命後世皆以為孫權前勇後怯以至取辱而後改圖不知夫不折曹公則魏兵不創艾而吾之守不固不驕文帝則魏將不縱緩而吾之力不全折其鋭氣起

其驕心皆有制敵之微意在焉而以取辱為慊其量固淺矣安足以為志天下者道哉昔高祖受羽之封勾踐為夫差之役皆蓄其力以待其變却抑士氣以激其憤使敵首兩端則我之辭直敵之氣衰矣故能以屈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乘之上取辱於今日而償怨於異時何獨於吳不能哉吳之稱藩於魏也兵未嘗一日加吳使吳因其暇時保養休息練兵秣馬竢其陳蜀王之怨起於內諸葛亮之兵攻於外闘辭交汨疾起而躡之則

天下可圖惜其能示弱以綏敵而謀之不深卑身以驕人而持之不久不忍憤憤之氣改元稱號臨江拒守以致魏兵今年入濡須明年入淮上又明年入渦口歲歲相持不暇休息以成大舉視漢祖越踐得無媿乎

魏使邢正至吳吳之羣臣皆懷憤怨

魏文帝黃初二年邢正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葢時宜耳

復何損邪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正正入門不下車張昭謂正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正即遽下車中郎將琅邪徐盛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正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正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臣燾曰士氣之勇怯足以為有國重輕蓋兩家相持而

恃士大夫以為之震而士大夫所以交於人者恃其氣之不慴氣之堅者可與守氣之忿者可與尊君而報怨地形雖微國勢雖削而士大夫之氣猛厲英決則雖賁育之勇不可得而奪使其委靡偷懦不能振立則山河之固索然無象可襲而取也三國鼎峙吳之勢力不加於魏天下所知也方魏使至吳銜王命奉九錫以天子之使自居也而張昭徐盛毅然直辭忿然不屈抑魏使而奪其氣雖曰孫氏權以濟事講好息兵而羣臣之氣

慷慨奮發而不可抑君子於是知吳之不可終屈也

魏將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入馬步涉困朱桓以為可破

黄初四年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攻羨溪朱桓分兵赴之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

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耶桓乃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曲船別襲中洲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雕生擒王雙臨陣殺溺死者千餘人

臣燾曰制敵必以全力治力必以要地所謂要者至近

而主於我者是也主於我則我逸而敵勞我靜而敵動一日之靜可以制十日之動百里之逸可以乘千里之勞此兵强也而客主遠近之勢則本乎地揚越形勢有長江大淮之阻可以坐而役敵國苻堅舉秦雍百萬之師臨淮淝而敗魏太武以回山倒海之力威至瓜步而返非晉宋之力大於秦魏特能以全制之耳曹公據荆州道江南順江東下勢若無吳矣不知驅中原士衆遠涉江湖兵雖未接客主之勢先見諸葛亮周瑜論之固

已在其掌握中矣豈俟交戰赤壁而後判乎後雖數戰而未嘗一得志於吳蓋吳自處於至静至逸之地而北人動衆不免於勞識者謂孫權於是能以全爭於天下矣朱桓濡須之捷其亦以孫權之術而料敵歟故臣因朱桓之言而論南北客主之勢

魏主伐吳至廣陵欲以重兵牽引孫權而命别將超越江湖

五年秋七月帝東巡如許昌帝欲大興軍伐吳

辛毗諫曰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不從留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聯綿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水盛長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帝問羣臣權當

自來否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别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帝乃旋師

臣燾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善戰者形敵而不為敵所形自古君將皆欲用之於敵而拙於謀已往往未能用其智而反墮人之術中孫權不過江尺寸以致人而魏文果循頼浮淮以勞其衆設疑城以形敵而魏果臨江興嘆而返其君誘之使去軍出於魏而進退之權

則制於孫權權之兵亦精矣魏文内不量已外不量敵欲以孫權之術施之於吳擁萬衆之重牽引孫權將以致之也重兵臨廣陵而命别將它道越江湖將以形之也孫權窺見其謀勒兵待事不復進退而魏之大兵空出而返魏文至此犯不韙之戒矣區區劉曄知吳之不入其計而不知其君已墮孫權之術中此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魏主再至廣陵臨江見波濤洶湧歎息而還

六年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尚書蔣濟表言水道難通帝不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帝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

臣壽熙曰敵國皆有以相制而不可以相勝惟勢有所長

則能制人而不為人所制矣三國時曹公以智勝劉主以度勝孫權以勢勝曹公之智長於用兵劉主之度長於用人然以智鬬智謀均則相軋以人制人才等則相傾故曹公之智用兵若神而不得志於吳蜀劉主所仰以支二敵者一諸葛亮耳而不能加區區之仲達二國之技至此有所窮矣孫權於吳破曹公走先主魏蜀之强不得而加之豈孫權用兵征伐過曹公而羣臣皆出諸葛亮右耶獨據長江之大勢坐而制之西北自不敢

動而能以短攻其所長耳曹氏父子常矜其衆而加兵於吳矣太祖一舉而舟焚於赤壁魏文再臨而城偏於武昌至廣陵之役覩江濤洶湧而為浮雲之章亦見其智力無所施於此矣其後曹真圍江陵而不拔臧霸攻洞口而不利曹仁辱於濡須曹休敗於石亭北之所恃者兵而兵加南則屈以其所長在南不在北也此非臆說諸葛亮謂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周瑜謂捨鞍馬仗舟檝曹操必破二公料於前故臣敢申言於後

孫權使周魴譎挑曹休率兵向皖陸遜破休於石亭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吳王使鄱陽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方所名者令譎挑揚州牧曹休魴曰民帥小醜不足仗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以誘休言被譴懼欲以郡降北求兵應接吳主許之時頻有郎官詣魴詰問諸事魴因詣郡門下下髮謝休聞之率

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秋八月吳主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黄鉞親執鞭以見之休與陸遜戰於石亭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畧盡

臣燾曰圖天下之大事必有取天下之定計勢雖有强弱兵雖有利鈍而其取之之計則一定而不易越取夫

差是威之而已漢取項籍是困之而已孫權於吳單身
騎敵則如越而不能久使人備已則如秦而不能攻計
非困敵無以取之矣聞之高祖之取楚也堅守關中伺
楚之出挑成皋戰滎陽役項羽而使之返擊蓋自定關
中之後因其擊齊也而入彭城羽既從魯還鬬睢水因
其擊彭越也而入成皋羽則自下邳還拔滎陽因其擊
梁也而復入成皋羽則自梁還戰廣武高祖三以役楚
而三敗然終不以敗之故因其東歸復為固陵之會而

羽還敗於垓下一戰擒之楚漢之爭不過三返兵罷力屈為漢所并則高祖之定計固以困而取之也孫權據長江以致魏自曹公赤壁之後一軍合淝再向濡須而魏文亦一再幸廣陵臨江而旋撤軍而返者屢矣孫權又以任子激魏而致歸義之師以周魴詐魏而誘皖口之役固有意乎困之也臣嘗謂高帝之謀困項羽於返擊而孫權之計役魏人以來攻皆兵法逸能勞之安能動之之策也孫權晚節倦於用兵不為垓下之舉以成

高帝混一之功故臣因周魴之事而論江南可以困敵之計

孫權既即皇帝位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

三年夏四月丙申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于漢漢人以為交之無益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絶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

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絶讎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

臣燾曰集大事者必有大志取天下大事也而臣主志畢則始謀而未發也其氣必怯終久而無成其意必倦

怯於始倦於終而欲一天下成大事難矣高帝西遷漢中形勢僅可自守宜若絶混一之望矣而居常鬱鬱不忘欲東則其所負者乃帝王之意與項羽衣錦之量豈不相遠哉豈待垓下勝負决天下定大事乎孫權據長江之巨險藉再世之遺業形勝萬萬於漢中矣而又周瑜欲為之吞梁益朱桓欲為之割江南徐盛欲為之并許洛臣下不可謂無其人而孫權志望滿於鼎足據形勝之地不為進取之計徒限江自守而已雖時出師北

不踰合淝西不過襄陽以示武警敵無復中原之意葢人之立志止此則不可以志望之外而責之也諸葛亮謂其智力不侔非徒失言亦見所存之淺矣

攻魏新城

黄龍元年吳主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請諸將曰孫權得吾新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

潛遣步騎六千伏淝水隱處以待之吳主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又二年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向合淝圍新城衆號十萬秋七月壬寅帝御龍舟東征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弟子泰吳主遂遁孫韶陸遜亦退

臣燾曰攻則欲致敵守則欲遠寇致敵於近而其戰方力禦寇於遠而其心方固高祖之所守者關中也而嘗

戰於京索之間武侯之所守者漢中也而嘗爭於秦渭之上蓋所以嚴扃鐍重藩籬以固其根本而使敵不知所以攻惟秦守嶢關蜀守劒閣敵人取之易如反掌蓋開門延盜使得志於堂奧之間然後起而禦之亦難為力矣孫權於吳南守建業而自與滿寵轉戰於新城之下西守江陵而周瑜陸遜無日不向襄陽新城襄陽者魏之衝而江陵建業之蔽也扼敵於遠使近之所守者得以休息於内而時佐其急以是而守則敵不知所攻

矣後世常怪孫權保固江東以抗二大敵宜若有餘噫孰謂孫權用高祖武侯之守而有嶢關劒閣之失乎

商札以曹氏政衰勸孫權遣諸葛瑾等攻壽春陸遜等攻襄陽又命益州軍于隴右權不從

魏邵陵厲公正始二年春吳人將伐魏零陵太守商札言於吳主曰曹氏虎爭之際而幼童涖事宜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直指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

青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禦蜀軍許洛之衆埶必分離犄角並進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乘勝以定華夏吳主不能用

臣燾曰自古用兵時未至而發則無成功時至而不發則失機會英雄不違時茍惟不發發則必中其會三國之際太祖昭烈與吳鼎峙志均力敵孫權能自守以待可攻固得其時矣文帝以降魏氏之君機謀幹畧皆非孫權敵而中原之變不起於内則起於外此魏氏可乘之

機而孫權當時之會也明帝太和間諸葛亮以重兵撼關中而石亭之役曹休敗績方是時魏兵西掛於蜀東激於吳東西牽制首尾不掉此其外禍有可乘者一也使其因陸遜之勝用朱桓之言徑斷夾石長驅襄陽割淮南以撼許洛蜀兵日益久矣兵日益進未必不如其志而撫機不發使魏軍得振而吳不可制邵陵厲公以幼童當大敵而又曹爽廢立政事紛亂司馬懿亦營立家門未遑外事其內患有可乘者二也使其移全琮之

兵從商札之請用吳速蜀以致大舉一軍麾之於長安一軍困之於壽春一軍格之於襄陽使敵備多而力分然後校於東駭於西震於南傾於北使之一舉而彷徨四顧皆累其憂則雖未至許洛天下事定矣而循前輕舉屢出屢返吳兵雖勞而魏不加損嗟夫使吳卒不能定中原而曹氏終為鼎足之雄者由孫權能不違時而不能不失時也商札所謂民疲威消時往力竭足鍼其膏肓矣

六朝通鑑博議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六朝通鑑博議卷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雷　純

謄録監生臣牟　焜

六朝通鑑博議卷三

宋 李燾 撰

孫權集衆建業揚聲將北伐魏王基策其必不能出已而果然

八年吳主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寇揚州刺史諸葛誕使豐安太守王基策之基曰今陸遜等已死孫權年老内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

則懼内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綻支黨還自保護耳已而果不出

臣燾曰孫子談兵之雄而其法以知彼知已為要知已欲其自治知彼欲其乗釁彼已之勢自治為先敵之力雖敝而吾力不全敵之政雖亂而吾政未修則方自憂之不暇何暇以謀人魏之末世亦多變矣孫權之出亦屢出矣而終無大功豈其勢有所不可耶葢孫權以公

孫淵之怨耗甲兵於外而力屈於太子亮之變動國本於內而政亂吳之羣臣如陸遜等皆已前死自出則無與鎮守遣將則不足倚仗雖發兵動衆揚聲示武而內方汲汲故王基以無謀主而知其不能出王昶以放良臣知其可以攻凡吳之所短魏之良臣皆已窺見而何暇以乘魏之釁哉唐藩鎮強杜牧以自治為上策臣謂非特唐之上策乃吳之至計其或繼吳者雖百世而下治已攻人之術無以易此

諸葛恪大破魏兵於東興

嘉平四年十月王昶胡遵毋丘儉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詔問傅嘏嘏對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横行之計其殆難捷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全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措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擠土司馬不從十一月詔昶等三道擊吳太傅恪將兵使冠軍將軍丁奉與呂據為前部奉斫魏前屯呂

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絶自投於水死者數萬

臣燾曰輕敵則無成玩兵則無震吳自孫權經營百戰以成江南基業至于建興凡幾歳矣諸葛恪之智安可望孫權萬一孫權用師於强盛之時而恪舉事於政衰之後動兵於竭力之時頻年動衆以與敵國東興之築淮南之戰敵一不損而徒殘其兵消其威至晉師之來兵疲威消無以禦之推原所自恪之罪也

陸抗言西陵國之西門

建衡三年夏抗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雷電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垂也臣父遜昔在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

臣熹曰全天下之勢者可以攻固天下之交者可與守

方孫權之時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并於一國則形勢益張攻守兩利分而有之則唇齒不相附首尾不相應江南汲汲常有西北之憂矣昔者周瑜用於吳而欲取劉璋甘寧用於吳而欲取張魯皆欲全天下之勢以為進取之資也孫權信被髮入山之語召還周瑜迫蜀既定而勢分矣天下之勢既不能全則孫權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約從締交相與為一以共苦魏魏之强猶可移於吳蜀矣諸葛亮張温冠蓋

相望不絶於蜀亦何意乎固天下之交以為保守之計也而孫權因荆州之嫌稱臣於魏絶好於蜀以自斷其右臂使魏從劉曄之言度江徑襲蜀攻其外魏攻其内不知孫權何以善其後其後世陸抗臨死以西方受敵為屬而不能用也故羊祜王濬藉上流之勢大舉而亡之臣常思吳之爭天下上策莫如全天下之勢中策莫如固天下之交最下自守而已始不用周瑜以無蜀而自守終不用陸抗以無蜀而至於速亡後之有天下者

據吳奄蜀大勢已合而不藉外交則可以為孫權之所不能為者矣

東晉論

臣燾曰臣嘗論晉元帝恭儉之主而無撥亂之才王導醇謹之臣而無經世之畧故其能中興於江左而不能中興於天下者厥有由哉方元帝渡江之初石勒石虎造舟葛陂將攻建康哆然有吞噬之志旣而霖雨彌時士卒饑疫乃相與憂懼退而議降使元帝有撥亂之才

王導有經世之畧舉江南之衆練精畢力以與勒虎決其勝負勒虎危迫勢當就擒勒虎擒則劉聰膽破矣當此之時藩鎮之將如葛組劉遐蔡豹郭嘿城塢之主如陳川樊雅張平馮寵皆為晉守導若遂勸元帝承中興思晉之心進兵河北奚患其不能中興於天下哉在晉之臣獨一祖逖擊楫中流鋭而欲逞導又不資之以尺寸之刃斗升之糧及逖之兵勢已强成效已著黄河之南皆為晉土固宜命逖總領方面以卒其功何至以戴

淵統之此遯所以飲憤至死而歎其功之難成也元帝雖賢主王導雖忠臣獨知其無意於用兵故處置乖方遽至於此然東晉君臣不欲出攻則已矣至於守禦之計亦有所未盡昔吳主孫權嘗擇羣臣忠亦可倚者使守江陵又命呂蒙築濡須口身自將兵而守其塢塢在晉之歷陽城以上流之勢不可不重水道之衝不可不防故也東晉以王敦鎮荊州蘇峻守歷陽敦叛於元帝之時而峻反於成帝之世導身相此兩君既不能攻之

於前又不能守之於後更一大變幾至亡國孰謂導為有謀乎其後庾亮移鎮石城蔡謨以為不可庾翼移鎮樂鄉王述以為不可殷浩求經畧中原王羲之以為不可桓温請還都洛陽孫綽以為不可雖庾亮庾翼殷浩桓温終無成功亦由晉之君臣畏怯過甚務相循習是以羲之蔡謨孫綽之徒爭為苟安之計不欲用兵至苻堅淝水之敗謝安叔姪乘秦之亂可以有為中原矣已而趦趄不前夫王導謝安皆東晉偉人其設心措意不

在於北伐餘子碌碌又奚足責使五胡之於晉遂為不討之讎可不痛哉

石勒初窺江南紀瞻破之

孝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衆於壽春以紀瞻都督諸軍以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饑疫聞青軍至集衆議之張賓曰晉之保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

何暇追襲吾後邪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遇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為紀瞻所敗瞻追奔二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陣待之瞻不敢擊退保壽春

臣焘曰夷夏之强弱常决於其始形勢未成則可以震而取根本既堅則難以力而拔東晉之初劉聰首難階此而石勒據趙慕容據燕苻堅據秦五胡之亂相仍百年蓋不折於始而使盛於終方勒虎之來夷狄之兵初

未窺於江南也及入寇壽春造舟葛陂而勝負未決則夷夏之强弱未見南北之形勢才成而又雨潦四集羽書狎至羣胡憒眊不知所爲刁膺欲降䕫安欲避張賓欲去此亦有危急未定之際也乘其未定以重兵壓之生中國之氣威夷狄之心使勒虎氣奪則必成擒勒虎擒則劉聰震慑不敢再舉矣惜其集衆壽春不能大舉使勒歸取河北降祖約攻襄陽中夏愈怯夷狄愈强而南北之志遂成矣

祖逖北伐後趙石勒鎮雍丘自河以南皆歸于晉

愍帝大興元年祖逖鎮雍丘數遣兵邀擊後趙後趙屯戍漸蹙候騎常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逖復為逖所破勒鎮戍歸者甚多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遇之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于晉

臣燾曰強者以攻為攻智者以守為攻出而攻敵非力

有餘者不能坐而役敵非智有餘者不能以力鬬力力有所盡則勢有所窮不如以智鬬之可以致敵而坐受其利當晉氏渡江之初祖逖欲舉離散之衆以荒破之地與石勒爭勝敗於河南若出而與之鬬是以肉餧虎何益不如撫人民務耕桑修守戰之具內固根本以待其來使勒自困其兵自耗其財而吾初無勞也我常逸敵常疲內不失所以為國外可以破勒此非智者孰能為故河南之地皆歸于晉自孫氏立國於南以呂蒙陸

逖之豪雄不敢上岸輕議其地至於桓溫之材幼度之量宋武之威宋文之強收復河洛敗亡相繼其失皆在於不務內事馳逞於外為人所擾卒不能安故六朝之際欲守河南無善於逖之守也惜夫祖逖之知守而不知變當河南之初復國弱兵少敵勢方強此可以坐而役敵當河南之已安兵強士附河北之人回首望救此可以出而攻敵而逖專守一道不能乘機自用其強遷延不進身死無功石勒遂為脫網之寇可不惜夫

元帝以戴淵統祖逖逖怏怏發憤而卒

四年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而無洪致遠識且已翦荊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處仲與劉刁有隙將有內亂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

臣熹曰人主之駕御英雄必有以全之而後可以求成大功葢英雄之所為事出於己則欲己之專其名才高

於人則惡人之出其右淮陰之恥與噲等為伍還盜冠羞與黃忠同列漢抑淮陰而激其叛蜀全盜冠而獲其功祖逖與晉披荆棘冒風露尺攘寸取以復河南故土而王導以戴淵一旦雍容直據其上而節制之是艱難之際而逖盡其力而平定之後則淵居其利故逖以感憤而其功不終噫以逖之氣節豈肯低首撫衿碌碌從戴淵後者王導遽以加之抑英雄之氣沮進取之謀非策也祖約之為人才能不及中人而輕以河南付之兵折地

喪以敗國家事嗚呼於逖則抑之已甚於約則用之太過委任非當以復河南王導至此疎矣

祖約鎮壽春不得開府頗怨望後趙來攻屢表請救朝廷不為出兵

顯宗咸和元年七月豫州刺史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鑒而不豫顧命又望開府復不得遂懷怨望十一月後趙石聰攻壽春祖約屢表請救朝廷不為出兵祖約曰是棄我也益懷恚憝

臣燾曰役人於艱難之地則必先與之同休戚置人於疑忌之域則不可與之守要害要害之地國家根本所繫不可輕以許人祖約以河南瘡痍之餘當石趙豹虎之衆而爵命不優緩急不救則約必怨而大臣必疑以朝廷之臣疑邊疆之將則中外必不相應最用兵之大忌也故石勒得以襲取祖約約降而河南轉為趙矣

趙人屢攻陷襄陽晉輒復取之陶侃使桓宣鎮襄陽趙攻之不克

顯宗咸和七年秋趙郭敬南掠江西太尉侃遣
南中郎將桓宣乘虛攻樊城悉俘其衆竟陵太
守李陽攻新野拔之敬懼遁去桓宣遂拔襄陽
侃使宣鎮襄陽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畧威儀勸
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軺軒親帥民芸穫在襄陽
十餘年趙人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趙人不能
勝

臣燾曰晉帝于南趙僭于北兩國相持盡力所爭者襄

陽而已三年之間趙再復晉兩復誠以襄陽之去江陵步道五百江陵者晉之上流而襄陽者江陵之蔽襄陽失則江陵危則晉不得高枕而卧矣此晉之所以必爭也知以襄陽為守者必知以襄陽為攻蜀漢前將軍自襄陽攻樊城曹公倉皇失措議遷都許以避之誠以襄陽之地北接宛洛兵自此可以潰中原之腹心雖曹公之善用兵有不能抗者然自蜀而用襄陽則地勢猶有所未便至於晉都江東西取襄陽以此下兵於中原如

轉石於千仞之山此趙之所必爭也夫居必爭之地惟智而謀者可以取勇而寛者可以守勇則能拒敵寛則能撫衆故桓宣招懷新附民心一固趙人不敢飲馬于沔而襄陽始定于晉矣
庾亮欲移鎮石城蔡謨以為不可
咸康五年四月亮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尚強欲帥大衆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為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蔡謨議以為

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茍不計强弱而輕動則勢不終日何功之有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非廟算之勝也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臣熹曰蘇峻之亂庾亮有以召之晉之宗社若綴旒然成帝情鍾渭陽遂免悞國之戮復使握兵上流居方面之任不惟因失政刑亮亦無恥甚矣為亮之計既不能杜門省愆則必以功補過所謂功者非激切生事以僥

俾其萬一者也茍能綏靖邊陲而固吾圉則亦可謂功矣亮又不然遽欲移鎮石城妄意興復貪毫髮之利生戎狄之心孰謂亮而有謀乎石城之不可徙者非謂兵之不可復出夷狄之罪不可復討也葢其移鎮之際當石虎方强之時以亮而當虎如以肉而投豺狼也況石城小戍無益於虎存亡耶使亮有報國之志欲立功以刷前憤則必按甲休士蓄財務農待其糧食既豐士卒之氣既盈而虎有可乘之勢一舉而滅之不在遷鎮也

昔漢高祖定天下使韓信平齊平燕平趙光武中興使耿弇平關中吳漢平蜀四方之地度其可取則移兵取之不聞諸將有徙鎮之事如亮之兒戲也幸而有蔡謨之議其事遂止亮不自悛未幾而為邾城之役終不免於敗雖然亮用於朝廷則致藩鎮之兵用於邊境則啓夷狄之亂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亮之謂矣

庾亮使毛寶戍邾城趙人攻陷之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守

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内無所倚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王虎遣夔安帥石閔張貉等二萬騎攻邾城九月石閔敗晉兵於沔陰張貉陷邾城死者六千人

臣燾曰武昌臨江與黄岡相對邾城在黄岡東南百三

十里耳吳能城而守之晉雖城之而不能守何也吳孫權初都武昌黄龍之初始遷建業命陸遜輔太子留鎮於鄂則建業武昌為吳東西二郡矣武昌在江南郝在江北相距一水之際吳嘗都武昌則郝不可不守晉不以武昌為都則郝非晉之所急也又陸遜戍郝之歲在魏齊王芳即位之二年當吳魏虎爭而芳以幼童涖事政出多門是不能抗遜堂堂之鋒矣至庾亮之鎮武昌則石虎方強有吞噬之志而亮以清談禦之其能免於

敗乎夫晉以清談之亮而取非所急之郗又以犯石虎之强敵豈可以陸遜之事同年而語耶若夫毛寶者良將也因是而併棄之惜夫

燕使劉翔至建康勸晉公卿先從事巴蜀

七年二月慕容皝即燕王位皝自以未受晉命乃遣長史劉翔來獻功論捷二月翔至建康帝引見翔將行公卿餞于江上翔謂諸公曰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

從事巴蜀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

廣曰是吾心也

臣燾曰取天下者必知勢之所先所遇之時不同而所用之勢亦異漢高祖唐太宗之先關中漢光武之先河北魏武帝之先山東皆勢也先得其勢者强不得其勢者弱奕之為數小數耳尚有爭於勢况今取天下不知其所當先耶晉永嘉之亂元帝渡江而東天下之勢在蜀夫取蜀之利内可以固荆楚荆楚固則江東之勢安

外有以擾關輔關輔擾則北方之力分我安而彼分則天下之事濟矣故取蜀者天下之至計也當此之時胡強而蜀弱取蜀以制胡莫此之便而江東君臣不急取蜀以固根本區區從事於所不當先者遂使天下之至計不出於朝廷大臣之論而出於慕容使者之言晉為無人矣不能成混一之勢宜哉

桓温伐漢遂定巴蜀之地

穆宗永和三年二月桓温軍至青衣三月温至

彭模留參軍孫盛周楚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三戰三捷溫軍至成都之十里陌漢王勢悉衆出戰袁喬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鬭志勢輿櫬面縛詣軍門溫解縛焚櫬送勢於建康封歸義侯

臣燾曰嘗讀孫子兵法曰用兵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又讀桓溫傳諸葛八陣圖曰此常山蛇勢夫孫

武諸葛號善用兵而温號善知兵者臣因其論而有所得蓋吳為天下之首蜀為天下之尾而荆楚為天下之中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是常山之蛇不獨論兵為然而因地勢以行兵者蓋亦似之三國之時吳自吳耳蜀自蜀耳吳孫權蜀孔明尚欲合兩國之力以抗北方況堂堂之晉方圖恢復之舉而不知其有以用吳蜀耶東晉有國首尾百餘年亦嘗數用其兵兵之至于河南不過三焉祖逖之討石勒桓

温之討慕容儁劉裕之平姚泓是也遜之兵出於武帝建興之元年是時李氏已有矣故遜拔前壹尾無巴蜀之援而終以無成穆帝永和三年桓温取蜀至十年而温入洛陽安帝義熙九年劉裕入蜀至十三年而裕克長安吳蜀之援相為應接因是以圖中原無復牽制之慮又嶷嶷若可以立非常之功者蓋遜雖晉之賢將以無巴蜀故不能守河南曰温曰裕雖取益州至於區區之忠義視遜則懋德多矣故得中原而旋失之惟其得

蜀據吳命忠義之將如祖豫州者付之外閫又何患中原之不能復乎

六朝通鑑博議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六朝通鑑博議卷四

宋 李燾 撰

桓温復取壽春

五年六月桓温聞趙亂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七月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者日以千計朝

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復光禄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滅胡誠為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耳其人曰何謂也謨曰財殫力屈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遣部將王龕李邁將鋭三千迎之趙李農帥騎二萬與龕等戰於代陂龕等大敗皆没於趙

臣燾曰善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

在我可勝在敵劉石之難天下剖分元帝南渡之後披荆棘立朝廷祀晉配天以復武帝之業為元帝者其亦先為不可勝之計以保江東者乎西取蜀北取壽春中取襄陽則江東之業固矣況壽春之地密邇建康此尤晉之所急者自元帝改元即位至穆帝永和之五年蓋三十有餘載而壽春始復有智之士莫不遲之臣謹按伏滔正淮論壽春者南引荆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過七百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帶

江湖内保淮淝號為要害故王用之則王伯用之則伯賊得之則天下不安漢魏之際劉鋹以之而叛王凌以之而叛諸葛誕毋丘儉以之而又叛五代時南唐劉仁贍嬰城拒守周世宗連年用兵僅能克之至是徙郡治於下蔡誠以彼壽春者宜取而在我不當棄而予敵敵方强以此而守敵既衰以此而攻則壽春之於江東其為藩離之蔽厚矣可不重哉故臣於此而精言之

褚裒北伐後趙其將王龕敗於代陂裒遂引還

見前段

臣燾曰天下之兵非難用也患乎無釁之可乘天下之釁非難乘也患乎無人之可使故不得衛霍則漢不能誅匈奴不得李郭則唐不能討禄山今虎之亡諸子爭立誠夷狄之大釁也中原父老跂踵相望傒王師之至則相與扶攜而歸之使晉得賢將如衛青去病子儀光弼輩舉江南精鋭之卒以與夷狄之衆一戰而決則晉之復興也必矣穆帝在乳褓豈真有撥亂之志哉但以

裒居后父之尊欲其總中外之任誇服天下耳宗社之興廢生靈之休戚初不是計也代陂之敗狼狽而歸長夷狄滋蔓之勢辜四方向義之心裒亦無以逃其罪也

用殷浩以抗桓温

七年八月初桓温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畧中原事久不報温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已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為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覊縻而已八州

士衆資調殆不為國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聽

十二月温拜表輙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浩欲去位以避温

臣燾曰古之人君之用人疑則不任任則不疑未有用而不任任而復疑者也桓温之才果可用乎果不可用乎可用即不當疑之不可用則不當任之初何充薦温於朝廷既獲大用伐蜀之役温有成績矣朝廷恐其權勢太盛又用殷浩欲以抗温傳曰見利害之謂王擅生

殺之謂王以一人之尊御千官百辟之衆予奪自我廢置自我何止為是紛紛者哉浩之不能抗温則温愈難制使浩而果能抗之則是温雖廢矣又生一温也昔韓信彭越皆非漢之純臣方其才之可用則高祖列王爵付兵柄委以伐楚之任而不疑及其有罪則又從而誅之不赦未聞以一人抗一人也後之人主欲御其臣當以漢高為法

謝尚北伐獲傳國璽以歸

大司馬桓温欲有事中原使謝尚率衆向壽春
尚之行也使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
會冉閔之子智與其大將蔣幹來附復遣行人
劉猗詣尚救止猗求傳國璽遣叅軍何融率壯
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曰今且可出璽
付我當遣丹使馳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必遣
軍相救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還枋頭尚遣
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

臣燾曰晉之與五胡爭者吾中國之境土爾一傳國璽何足云哉方冉閔之亡而慕容儁之奮然燕魏交爭干戈不解葢亦可圖之機也謝尚旣遣其兵渡河而北矣僅得其傳國璽以歸君臣相賀遽有得色豈不為識者之笑耶晉之祖宗披荆棘蒙霜露寸攘尺取以創百年之業何啻此一璽乎璽之未歸而正朔相承衣冠所在四海之内皆仰於晉誠不待此一璽而後重也光武起兵至廣阿披輿地圖曰天下郡國若是而止得其一奈

何天下之未定光武之所恥也於是平蜀平齊平河北平關中而漢以中興憲宗即位之初披圖數貢亦慨然嘆曰天既全與予有家予不能事事何以見郊廟則藩鎮之未服憲宗之所恥也於是平蜀平夏平淮西平山東而唐以中興使晉之君臣其心愧恥以五胡未滅為憂以境土未復為念枕戈嘗膽不忘於饔餼則中興之功雖光武憲宗不能專其美矣

殷浩北伐會姚襄叛浩敗績於山桑

九年九月姚襄屯歴陽廣興屯田訓厲士卒殷浩惡其强盛屢遣刺客刺之刺客皆以情告襄襄益疑懼十月殷浩自壽春帥衆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牋以為未應輕進不從浩以姚襄為首驅襄引兵北行度浩將至詐令部衆夜遁陰失甲以邀之浩聞而追襄至山桑襄縱兵擊之浩大敗

臣燾曰用兵非難養其氣之為難也惟按甲休兵將帥無輕敵之志則投石超距士卒有敢死之心故用其兵不可不養其氣養而未充尚不可輕用况不養而用之得不謂之棄其師自元帝南渡至穆帝永和之末晉之君臣一知有以養其氣則三四十年之間國可富矣勢已成矣兵可舉而用矣五胡雖強其不足以抗吾必矣祖逖既没之後祖約用河南則敗庾亮戍邾城則又敗庾翼取丹水則又敗褚裒戰代陂則又敗殷浩出山桑

則又敗非晉之不能敵胡非南人之不可用於北惟其威令不振敗亡相尋兵未用而氣已索矣然五胡之於晉有戴天之讎詎可一日忘之耶為晉之計莫若内撫三流外撫淮甸次取巴蜀張吾形勢然後命忠勇之將專務養士以全其氣俟北人有釁則起而乘之晉可興而胡可滅矣惜乎晉之君臣不知計之出此故臣於浩之敗而併論焉

桓温伐秦至灞上

十年三月秦王健遣丞相雄淮南王生等帥衆
五萬軍于嶢以拒桓温四月温與秦兵戰于藍
田秦淮南王生單騎突陣出入以十數殺傷晉
將士甚衆温督衆力戰秦兵大敗轉戰而前直
進至灞上秦主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
悉發精兵三萬以拒温三輔郡縣皆來降温撫
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
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

臣燾曰智者之謀所以多不及成者非其才之不若人失在於先私後公反以害其智耳如桓温最為失天下之勢者謂上流不可不防故先取蜀謂淮淝不可不保故取壽春上流既固淮淝既安於是名北向以問夷狄之罪及其至灞上也兵勢大振秦人折北不支三輔耆老喜見官軍相與垂泣牛酒相勞觀者如堵亦足以見中原之人未忘於思晉而温威令所及足以使鐻耳之衆氊裘之民膽折氣喪而不敢與之爭矣奈何咫尺長

安不渡灞水藏姦挾詐為王猛所窺其心術不正故其大功不成於此而可見也如温之智如温之善用兵使其姦詐之謀化為忠義必安國家必定社稷則再造晉室其功可與周之方虎等矣惜夫先一己之私計後天下之大義失此之勢勝秦遂為不討之賊可不悲乎

桓温討姚襄至洛陽

十二年故魏降將周成反襲洛陽姚襄自許昌攻之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忠挫力屈或為

它寇所乘襄不從桓温自江陵北伐八月温至伊水姚襄撤圍拒之温結陣而前親被甲督戰襄衆大敗襄奔于洛陽温追襄不及襄後欲圖關中帥衆伐秦兵敗為秦所殺

臣燾曰天下之事責之於其始不責之於其末桓温舉兵北向洛陽討姚襄之罪而終不得襄之要領臣不以此責温而責之於殷浩蓋姚弋仲之死顧謂襄曰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為不

義之事則褰之來降固欲遵父之訓盡忠於晉室殷浩何至疑之以生其不義之心乎昔漢高祖之用韓彭英布其駕御英豪之術固未易言至於曹操之待人蓋亦有可論者操之表封漢壽亭侯也非不知其無久留之意方其與張遼言則俾之吐情實之問以探其心待其既歸於劉則任之使去操又與袁術爭而吕布降于操操非不知布之必貳於術也方其與陳珪言則使之設養鷹之喻以安其意待其既通於

術則誅之不疑使襄之才可用必盡禮以待庶幾借其力以立功如其可殺則必俟其有過然後加之以兵何所不可如此則襄雖欲叛而無名矣襄屯歷陽未有過舉浩不能恢廓度量以容天下之士而乃命刺客懷匕首乘間殺之若其果能殺襄則天下之英雄亦將望望而去矣孰肯與浩同其功名耶故臣備論其事亦系之桓溫云

謝萬矜豪傲物未嘗撫衆率軍入渦潁以禦燕衆

遂驚潰狼狽而歸

升平三年十月謝萬軍下蔡以激燕萬矜豪傲物但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托既而萬帥衆入渦潁以援洛陽郄曇以病退

屯彭城萬以為燕兵大盛故曇雲退即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歸軍士欲因其敗而圖之以安故而止詔廢萬為庶人於是許昌潁川譙沛諸城皆没於燕

臣熹曰兵法云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皆係於將則將之任其可輕乎故人主必務於擇將而為將必先於撫士提百萬之軍驅之鋒鏑之下彼忍自輕其生而樂趨於死哉撫而育之則親

而不離愛而勉之則信而不疑雖死與死雖危與危士卒爭其命而敵人始不抗矣楚子之一言撫軍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吳起親吮士卒之疽士欲以死報之誠以將帥之職不可一日不撫其衆穆帝一用謝萬而許昌潁川譙沛諸城盡舉而棄於燕君不擇將將不撫士之過也西晉以浮虛而亡元帝之興不能痛懲其弊往往復用浮虛之人餘風相煽至於穆帝又委萬以方面之任可謂循覆車之轍而不悟矣四海分爭豺狼滿天下

如萬之清談嘯詠則當東之高閣不任以政可也況使之俯順荒餘選才易務幾何而不敗乃翁事耶彼士卒之衆古人視若赤子惟恐不得其懽萬獨矜豪傲物略不加意初未遇敵衆散而歸其得免於死幸矣後之為將者當以萬為戒

朝廷聞燕主儁卒以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

四年正月燕主儁疾召大司馬太原王恪受遺

詔輔政而卒太子暐即位二月以王恪為太宰專錄朝政恪雖綜大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謹虛心待士咨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踰位官屬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敘不令失倫唯以此為貶時人以為大愧莫敢犯者或有小過自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邪朝廷初聞燕主儁卒皆以為中原可圖桓温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

臣燾曰桓溫畏夷狄之盛而不憂晉朝之無人此可怪也使為相者得一裴度則曰賊未授首臣無還期為將者得一霍去病則必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如此則五胡不難制矣君父之讎不難復矣自司馬氏有國何晏為浮虛之端嵇康王衍和之於後天下之士相與景慕而爭効之莫不清談笑傲悠然自得甚者酣飲狂歌以為逸被髮裸體以為高至於天下休戚國家存亡畧不加省陵夷至於東晉而此風未衰雖王導謝安號為江

左之偉人氣習所熏未能除去况其餘者哉光極之變
晛華之變麻秋之變中原亦多故矣而不知有以圖之
亦足以見晉之無人也浮虛之風煽於天下而天下無
一可用之才故臣因桓温之言而併論晉之風俗

桓温伐燕引舟自清水入河郗超曰清水入河難
以通運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鄴城温不從至枋頭
而敗

海西公四年春三月大司馬温領徐兖二州刺

史四月温帥步騎五萬自兖州伐燕六月温至金鄉天旱水道絶温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引汶水會于清水引舟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里郗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不若直趨鄴城彼必望風逃潰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但恐明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資儲充備至來夏乃進兵雖如賒遲然期於成功而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恐於

時有所憂非獨無食而溫又不從七月溫至枋頭暐及太傅評大懼謀犇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暐乃以垂帥衆五萬以拒溫暐遣請救於秦堅從之八月遣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初溫使豫州刺史袁真攻燕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九月燕范陽王德屯石門斷溫糧道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

至自陸道犇吳王垂曰俟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退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於襄邑范陽王德先帥勁騎四千伏於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溫收散卒屯于山陽深恥喪敗乃歸罪於袁真奏免真為庶人真遂據壽春叛降燕

臣燾曰用兵之法用衆者用其情用寡者用其氣衆則易驕故立法以制其情寡則易怯故先聲以作其氣昔漢光見大敵勇非真勇也所以作其不怯之氣見小敵怯非真怯也所以起其不驕之情若光武可謂善變矣故能全勝於天下分裂之時以晉鬬胡强弱之加何啻十萬桓温若能用郄超之謀張已之聲勢乘敵之昏亂壯吾士之心讋敵人之氣則晉師雖弱猶可與戰而遷延不進形沮氣屈使燕秦合而圖之敗無餘屨矣

枋頭之敗袁真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桓温深恥其敗歸罪於真奏免真為庶人

見前段

臣燾曰一國之將智者可為天下之將非有道之士不能勝其任識四方之形勢決兩陣之勝負此天下智者舉而知之而不矜功不諱過犯而不校容天下之衆與共立天下之大功此固非有道之士不能為也昔者諸葛亮祁山之役諸將自用違其節制馬謖敗于街亭趙

雲退于箕谷此豈主帥之過哉而亮布所失於中外求箴規於羣下故民忘其敗師以復振若亮可謂有道者矣桓温晉之名將也平蜀平洛陽威震關中智可謂有餘矣而枋頭一敗何足為温之辱温若能引咎責躬秣馬厲兵以為後圖則今日之敗未必不為後日之勝何必深諱其過移罪它人以至顛沛豈非智有餘而道不足歟

秦取梁益又取彭城襄陽

烈宗寧康元年冬秦王堅使王統朱彤帥卒出漢川毛當徐成帥卒出劍門入冦梁益梁州刺史楊亮拒之兵敗彤遂拔漢中徐成攻劍門克之十一月秦遂取梁益二州邛莋夜郎皆附於秦四年二月先是秦王堅遣長樂公丕石越等帥步騎七萬冦襄陽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檝不以為虞既而石越帥騎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至是秦克襄陽執序送之長安四月秦梁

州刺史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拔之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秦人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沖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
臣燾曰晉之危急未有甚於此時者苻堅既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以天下不一為恥方且睥睨江南據我益土今年取彭城而掠我淮泗明年取襄陽而徇我漢

沔張大形勢以為後日進取之規不四年而兵果南向則堅之用意巧矣其謀深矣夫何故自蜀之失而晉之上流無援又失彭城則左顧而勢危又失襄陽則右顧而勢迫向非苻堅舉百萬之兵聚為一道投之淝水則其為晉之患豈易量也哉

六朝通鑑博議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六朝通鑑博議卷五至七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雷　純

謄録監生臣年　焜

六朝通鑑博議卷五

宋 李燾 撰

桓沖伐秦無功而還

寧康三年桓沖自求出外詔以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自京口遷鎮姑孰既而苻堅陷涼州沖遣宣城內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陽太守劉波汎舟淮泗乗虚致

討以救涼乃表曰氐賊自并東胡類實繁而蜀
漢寡弱西涼無備臣雖凡庸識乏武畧然猥荷
重任思在投袂請率所統徑進南郡與西將軍
臣豁參同謀猷賊若果驅犬羊送死沔漢庶仰
憑正順因致人利一舉乘風掃清氛穢詔荅醜
類違天比年縱肆詢于羣后敬從高算會張天
錫陷没於是罷兵俄而豁卒遷都督江荆梁益
寧交廣七州沖既到江陵時苻堅強盛沖欲移

阻江南上疏移鎮上明堅遣其將苻融寇礬口鄧召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沒沖遣江夏相劉奭南中郎將朱序擊之而奭畏懦不進序又為賊所擒沖深咎責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堅遣慕容垂毛當寇鄧城苻熙石越寇新野沖既憚堅衆又以疾疫還鎮上明

臣燾曰攻夷狄者不攻其盛而攻其衰其盛也養天下

之力以待之其衰也竭天下之力以趨之桓沖之用兵葢反乎此攻苻堅於方盛不知待其衰而後攻此其所以無成也堅以百勝之威垂涎南方去歲之冬會羣臣大議將為今秋南侵之計豈可以兵而輕犯之哉沖膺晉朝方面之寄據兵上流聞北人之為是議也因益財訓兵養其力以為本朝緩急之俟堅有淝水之敗則掃荆楚之衆與謝安合而乗其弊苻堅腹背受敵其能支乎顧沖輕而無謀何足以語此

謝玄破苻堅於淝水

太元三年十月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畧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朱彤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王不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堅喜曰是吾志也左僕射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堅嘿然所幸張夫人諫曰衆雞夜鳴羣

犬哀嘷廐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八年七月下詔大舉入寇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是時秦兵旣盛都下震恐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秦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秦王堅遣朱序來說石等以

强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趨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之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堅與融

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陣晉兵不得渡玄遣使謂融曰君垂軍深入而置陣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陣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融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及之融馳騎畧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

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不可勝計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棊如

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丁亥石等歸建康

臣燾曰智者不獨知人亦必有以知天蓋人可以力取可以智勝而智謀衆力所不能違者天而已況禮樂之地正朔所在天意眷佑不可與爭苻堅恃區區之衆欲以勝天其愚甚矣智如信勇如布威如莽天所不與終膏斧鉞況下於此者乎故王猛苻融丁寧為堅言之彼蓋知此者矣

謝安圍棊對捷書

見前段

臣燾曰兵畏敵者敗輕敵者勝畏敵則其氣怯輕敵則其氣勇勇怯之氣萌則勝負之形判矣晉自劉石首亂中原之人向之者破以桓溫之雄三敗於狄況餘人乎苻堅以百萬之衆坐瞰吳江江左之人畏之如虎倉皇失色是士已怯矣以謝幼度之雅量而忘故步失本心是將已怯矣師未見敵將士皆怯為之謀主又無以鎮

之則上下失據恐勝負之決不待兩軍之交而後見矣故謝安石鎮之以安謀之以靜其始也遊歷山川示之以不足畏其終也對客圍棊示之以不足喜所以激來人之心而使之不懼使江左之人知五胡之幺麽不足芥蔕則始可用矣此安石之深謀也

謝玄欲自屯彭城朝議以征役既久令玄置戍而還

十一年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住彭

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内藩朝廷朝議以征役

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

臣燾曰治身者先治其心心治而神正神正則手足可運耳目可使而動作視聽各得其所故人之治身先治其心智者之治國先治其本彭城之在晉晉之本也固守彭城則伸縮進退可以自安而晉氏君臣沮怯不過棄其本而守其末姦逆乘之遂其顛沛惜夫

謝安秉苻氏之亂經畧中原

九年八月太保安奏請乗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徐兖二州刺史謝玄為前鋒都督帥豫州刺史桓石虔等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玄進據彭城九月彭城内史劉牢之進據鄄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安上疏自求北征詔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十二月燕王垂以秦長樂公丕猶據鄴不去乃更引兵圍鄴丕懼遣從軍焦逵請救於玄玄乃遣劉牢之

帥衆二萬救鄴丕告饑玄水陸運米二千斛以

饋之

臣燾曰兵速則氣銳銳則敢於戰久則氣怠則憚於

戰善用者則敢不善者則沮五胡亂晉江南之人時出

而攻之敗亡相繼銳氣勇心銷耗殆盡幸而天祐中華

苻秦自提百萬之衆投之淝水見草木之形狀足以變

秦王之色聞風鶴之聲喉足以破秦人之膽當此之時

晉人惟欲進秦人惟欲退此破竹之勢乘之不可失矣

而晉之君臣方且從容退避謝安則欲量移旋斾謝玄則欲出粟和戎劉牢之策馬過澗自沮其氣以失此機使司馬氏不克見中原之復而五胡之罪終世不討悲夫

劉裕平廣固擒慕容超

安帝隆安五年六月劉裕至東莞南燕主超遣公孫五樓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裕與燕兵戰於臨朐日向昃勝負未決裕遣胡藩及向

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至
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
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超遁廣陵裕
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
小城裕築長城圍守之義熙六年二月公孫五
樓為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却丁亥裕悉衆攻城
四面急攻之尚書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
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裕追獲之數以不降之

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超詣建康斬之桓玄之亂敬宣嘗奔南燕後復歸晉

臣燾曰管子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葢以堅攻堅不能相折以瑕攻瑕不能相困不若以吾之有餘攻彼之不足則往無不利矣故秦常先攻韓漢先攻魏唐先攻薛仁杲使强佚大國以為吾之所攻者止於如此益以懈怠而吾得以益為富若管子可謂知兵若秦漢與唐可謂善兵東晉之末慕容氏有三齊之地而不

能用侮而取之此其時矣況三齊之國五家之良可以強兵魚鹽之利可以富國若乘其昏裂其地取其兵外足以怠秦魏内足以益吾之力如宋武可謂知所攻矣

劉裕既平姚泓欲留長安經畧西北聞劉穆之卒遂還

十三年七月裕至陜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秦主泓使給事姚和都屯嶢柳以拒之田子撫慰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

擊秦兵大敗泓奔灞上辛丑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兵不戰而潰癸亥泓將妻子群臣詣鎮惡軍門請降鎮惡以屬吏十一月裕始欲留長安經畧西北而諸將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穆之卒以報本無託遂決意東還

臣燾曰天下之勢通則安離則危蜀之與洛據天下之

要害而有所以通之者其勢在秦晉氏自元海首禍天壤輿區淪為異域元帝獨得江左之地以續宗祖百年之間有志之士經畧西北不為無人亦嘗一得蜀三得洛而洛不能守者以無秦也迨宋武之起得蜀得齊得洛繼而得秦此天之所以福中國而成其混一之會武帝若能安守關中鎮撫餘民出其豪傑與之共守中保洛陽内藩朝廷外連氐羌以固巴蜀使吳得生養休息於其内以供軍用荆兖豫亦得以借秦之重而固守其

所首臂肘足迭相為用則雖關東隴北之版圖未盡歸於司空而天下大勢亦已定矣奈何席不暇煖舉千里之秦付之乳褓之兒兵未釋甲秦地已為它人有秦亡而洛次之秦洛既去吳蜀之藩籬遂寒矣其後雖發江淮之衆出青齊之甲倚荆蜀之援以爭天下而終不能與北抗者以其勢分而不能相為用也故英豪之人欲有事於天下宜先事秦

劉裕東還留其子義眞守長安私命沈田子殺王

鎮惡自是諸將不和
裕以次子桂陽公義真為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領雍東秦二州刺史義真時年十二以王修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沈田子為中兵參軍傅弘之為雍州治中從事史裕之克長安王鎮惡功為多由是南人皆惡之沈田子以嶢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

欲為不善正足自滅耳十四年正月夏赫連墳至渭關中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俱出此地以拒夏兵軍中訛言鎮惡欲據關中反於是田子請鎮惡至傅弘之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斬之奔告劉義真義真與王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來至言鎮惡反修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弘之大破赫連墳

臣燾曰智者能使才不智者則害之天下之才其不相

下久矣能均則相忌勢均則相危區處條别各盡其用使不相害者主之能也故寇恂賈復之所以能佐漢者以光武能使之楊儀魏延之所以能佐蜀者以武侯能使之能使之則天下無廢才不能使之以至於迭相忌危禍端既開又從而誅戮則其所以用之者乃所以害之爾宋氏以新造之業折衝禦侮如王修王鎮惡沈田子者凡有幾人繩之以禮法諭之以忠義使同心一力以衛社稷尚有乏才之嘆而况生其忌心開其禍門鬬

之使爭聚而殲之不亦悲夫故宋之不復北伐非無兵也無將也爪牙股肱之將盡於伐秦之舉矣而欲與人鬬得乎哉

赫連勃勃入長安長安不守

閏月夏主勃勃聞裕東還大喜問於王買德買德曰關中形勢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勃勃乃帥其子璝帥騎二萬向長安勃勃自將大軍為後繼十

月勃勃進據咸陽十一月朱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夏赫連璝率衆追義真傅弘之繼後力戰連日至青泥晉兵大敗弘為王買德所擒義真行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得免

臣燾曰凡兵之道難成者勢易失者機方其將竭謀士竭勇轉戰求勝以成其不敵之勢豈一日之蓄哉而機會之間一有不謹以敗其勢於垂成特跬步之轉耳故古之人於此焉常謹之晉自五胡亂華中國之人厲劒

槊躡弓矢盡精畢慮以復其大恥不為一人代陂之役王龕不返山桑之戰殷浩不復位枋頭之師桓温不振旅皆中國之恥中國之人遂以戰鬬擊搏惟夷狄能之而不敢與爭方是時勢在五胡而中國之所不可敵庾氏弟兄謝氏父子選將士修器械厚積財鍛煉激發數十年之後而始有可用者宋武滅慕容三齊克譙縱於庸蜀殄盧循於交廣西執姚泓而定關中兵聲一振天下憚服當此之時中國之勢幾定矣五胡餘種惟關東

之拓跋隴北之赫連爾晉師之入闗縮頸却立不敢出氣君臣聚議惟伺其轉足而圖之此機也固當審處而徐圖之耳奈何武帝舉金城之地付之無知之孩引兵遽還不復顧慮使赫連氏之接踵而取之失地亡將不能復出重消中國之氣益成夷狄之勢百年為之一旦敗之不亦惜夫昔者秦自穆公常雄諸侯爭割地以奉秦秦未嘗一日忘諸侯之憂無歲不用其師誠以其勢不可以弱也故古之人不慮於未成未成則危危則人

奮不慮於已成已成則安安則勢定為將成之會安危之機智者之所當慮而武帝忽之惜夫

六朝通鑑博議卷五